



你把我养大 我陪你变老

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，我陪母亲的时间太少了。

从上高中住校到去外地上大学，再到远嫁生子，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每年回家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。

而这次母亲生病住院，我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不能陪伴。偶尔去送一次饭，陪母亲说说话，过不了一会儿，母亲就会催着我回去，怕耽误我的工作。

母亲已经76岁了，6年前因为腰椎骨折做过一次手术，而这次住院是因为间质性肺炎引发的神经疼，先是在家乡的小医院输液输了20多天，如果不是停止输液后还是疼得

受不了，母亲是不愿意来周口治疗的。

每次问母亲想吃点什么，她总说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，我知道她是不想麻烦我们，更是因为她是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，那时候只要填饱肚子就很幸福了，哪还敢奢望吃到喜欢的东西呀。

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吃的多是杂面，好面是要算着日子吃的，可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母亲时不时还会收留算命的或卖杂货的人在家里吃饭，还是让他们吃好面。我对此不理解，母亲说他们过得不容易，能帮就帮。

母亲是一个手巧的人，衣服做得好在村里是出了名的，所以东家娶媳

妇要缝新被子，西家生孩子要做小衣服，都会请母亲过去帮忙。

母亲是一个热心的人，年底是她最忙的时候，今天要帮这家蒸馒头，明天要帮那家裁衣服，而我们的衣服却要拖到大年三十晚上才做。

如今母亲年龄大了，背驼了，眼花了，再说，现在衣服被子都是买的，也没有人需要母亲帮忙做针线活了，闲不住的母亲前年竟又跟人学起了织棉鞋，一学会就为我织了一双，那双鞋我一直没舍得穿。

你把我养大，我陪你变老。
我在想，我该怎么陪伴你呢，我的母亲？

(卜秀华 市经济开发区)

两位医生

小区附近有两个卫生室，远一点的卫生室医生姓刘，近一点的卫生室医生姓迟。

刘医生是个高个子，胡子拉碴，不修边幅。他整天面无表情，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小孩，似乎都是一脸的冷漠。由于前来诊治的多是感冒发烧这类小病，刘医生问得最多的是“吐黄痰还是吐白痰”，以至于我儿子前去看病时，不等他问，就先说吐的是哪种颜色的痰。除了问患者的病情之外，他从来不说一句多余的话，真正做到了“惜字如金”。他的药很见效，很少有人去第二次的，但是他的药价格很贵，一般是其他地方的二倍左右，堪称小城之最。后来我爱人知道和他有点偏亲戚，一次看病时就自报家门，说“我是某某”，刘医生充耳不闻，没接她的话，最后结账时，价格依旧。很多人背地里一直抱怨刘医生的药贵，说他像个木头人。抱怨归抱怨，一边抱怨一边还往他的卫生室跑。

迟医生的卫生室开业比刘医生的迟了近十年，他个子不高，精明能干，脸上整天挂着笑容，显得和蔼可亲。他经常和患者唠唠家常，逗逗孩子，说说笑话。他除了询问患者病情，还会安慰患者不要有思想压力。他的药价格很低，也许是整个县城最便宜的吧！如果患者去处理小伤口或小毛病，只要不拿药，他是不会收钱的。很快，他的卫生室热闹起来。很多患者都是满面愁容而来，满面笑容而去。

近日，和爱人一起到药店买药，报出了药名，店员却说出了四种不同价格的药供选择。这时我想起了刘医生和迟医生，他们也是患者的两个选择。

刘医生的卫生室整天人声鼎沸，迟医生的卫生室依旧人满为患！

(陈国旗 沈丘县文联)

挖花生



国庆节后的一个周末，回老家帮父母挖花生，虽也累得腰酸背痛，但并没有多少成绩。办公室里的余大姐还打趣说，挖出来的花生还不够你背回来的！这是实话。

由于这一阵儿多阴雨天气，父母投资1000多元辛辛苦苦种下的二亩花生，并没有得到好收成，都留在了地里，好多都长出了芽儿，让人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邀来了几位亲戚，大家开始了挖花生的辛苦工作。地皮也湿，每棵上有一大半花生留在了土里，要靠我们用双手一颗颗挖出来。干起来实在太慢了，仰望天空，一上午的时间已过了大半，却还没有挪动多远。落在土里的花生发芽的较多，我真想忙

里偷闲去拾些小芽儿，回家炒盘稀罕的菜。

蹲在自家的花生地里，我心里很明白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爹娘，就是利用这一亩三分地养育了我们姊妹三个，供我们吃穿，供我们上学，让我们比起别人家的孩子不受一点委屈。亲爱的土地啊，你的功劳堪比双亲的辛劳，可今年的你为什么让花生都落在你的怀里，让父母这么辛苦地去劳作呢？

窗外的雨还在滴滴答答地下着，晚饭后给妈打电话，妈说花生还都在地里沐浴呢。唉，这雨真不知道何时停下，期待着风雨之后的彩虹，更期待着今后的风调雨顺。

(李玉霞 市经济开发区韩营小学)

噪音

吃过晚饭，我看我的书，妻子依旧追她的剧。我看书看得眼睛发涩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没多久，妻子晃动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对面工地嗡嗡的噪音，让人睡不着，我要打电话举报。”我听听，真的有嗡嗡的声音，是小区旁边建筑工地混凝土震动棒的声音。我回答道：“你睡不着不是因为这点噪音，是因为你还没有睡意。现在还不到10点，工地施工在国家规定时间内，这没什么错。”妻子听了我的解释，不说话了。

嗡嗡的声音也使我睡意全无，牵出尘封多年的记忆。

1997年，我刚参加工作时，一个人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子，自己做饭吃。有一天下班，路过一个施工工地，我就想如果能在工地找个晚上干的活儿，可以住在工地，也可以在工地吃饭，就能把房租和饭钱都省下。我找到工地的负责人，问他要不要只上夜班的工人。他知道我白天要在单位上班，就只允许我上晚上的一个半班，就是晚上11点之前的班，饭可以在工地吃，但工钱每晚只发5元，因为要扣除每天的饭钱。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

我第二天就把租的房退了，铺盖一卷就搬到工地。上夜班时，工地在千瓦棒的照射下如同白昼。我是个小工，负责拉砖、推混凝土。砌砖师傅清脆的砍砖声音和震动棒嗡嗡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忽高忽低，抑扬顿挫，在静静的夜间格外好听。为了生活，工人们不知疲惫，时不时有人高歌一曲，引来众人喝彩；时不时有人讲个段子，引来人们一阵大笑，瞬间忘了疲劳。我回老家时从第一个月的工资里拿出50元钱给了姥姥，姥姥接过钱后，连声说“疼值了，疼值了”。

在工地的那些日子，生活简单而快乐，心中没有“噪音污染”这个概念，也可能是身在其中而不觉。

无论是谁，当听到自己孩子呱呱落地的啼哭声，都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，因为那一刻心中只有喜悦。有时一种声音对你来说是噪音，对别人来说或许是美妙的音乐。

(董绪武 鹿邑县人防办)